書香滿巴黎

小康

從一九六八年結束了在巴黎兩年的學生生活回國以後，我結了婚，此後生孩子，帶孩子，常想進修而不可得，但我每天一定寫日記，看一點書，不願自己成爲一個純主婦，更時時不願捨棄讀書人對知識的那份執着。到一九七五年我終於排除萬難又到巴黎上了兩學期的課。這次去上課也是因爲我先生人傑要去搜集研究資料，我們可以一齊去，而且帶了兩個孩子，一個六歲，一個兩歲。我們住在古老的二區，高高的六樓上，一個小公寓中。別人眼中我們太貧窮了，因爲這年頭人們一見了面都是問你住得如何，一個月賺多少錢，人們却很少關心你愉不愉快，想些什麼。而我們自己感到天天能與書爲伍，得到許多新知，眞是奢侈得很。尤其是我柴、米、塩、尿布、奶瓶了幾年以後，竟又能拿起書本，踏進課堂，眞像神話一般奇異。枯竭已久的心靈之泉涓涓而流了，萎縮多時的心靈之花逢春開放了，我有着無異於撥開了重重的雲霧，再擁抱蔚藍青天一般的快樂。雖然，課堂中有孩子，有菜單；炒菜時有單字、有文選，但我已太滿足了。

上完課，我總是買了一堆菜，匆匆趕回住處，我的小女兒急着找我，我能早一分鐘到達，她的小臉就早一分鐘現出笑容，而人傑也等着我回家，他才能去圖書館找資料。七年前，我下課，人傑總在教室外面等我，我們悠閒地談談天、散散步，西歐的太陽底下，我總覺得空氣中都有圓舞曲的旋律在流轉，但是人生有如水長流，催着人往前走，日子不可能停在一個點上的，拉丁區行走匆匆的學生也不是當年那些學生了呀！

我在巴黎大學法國文化班高級部上課，我們研讀的作品從最早佚名的羅蘭之歌，到拉芳登、孟德斯鳩

、伏爾泰、盧梭，以及十九世紀的拉馬丁、雨果、波德萊爾、服婁貝爾、左拉、紀德、布魯斯特，到現代的沙特、阿魯依、卡繆都涉獵了，對一個從小就熱愛文學的我來說，眞是至高的享受。

法國的學校進去容易，出來難，考試時要淘汰掉一大部分人，經過三個小時的筆試後還要口試，再等半個月才公布考試結果，公布的方式是及格的人一個一個唸名字，唸到的上去領證書。人傑姓的字母是W，這可眞是精神虐待，越等越緊張，人都要休克了。我帶着我的小女兒去聽榜，她不耐煩地睡着了，最後才報到我的名字與國籍，那一剎那，我覺得全世界都充滿了美麗的陽光、微笑與希望，那位老師對我說：「恭喜你，太太！」我眞驕傲。眞的，這個班的文憑大部分都給了美國人、日本人，小部分也給了歐洲各國的人，我們中國人一個也沒有呢，我想這與國內重視學位有關，大家都寧願到中文系註册寫博士論文了。

巴黎七年來改變不少，在市中心蒙巴拿斯繁華的商業中心建造了一座五十六層的大厦，這是破天荒的大事，因爲儘管郊區有許多大厦，但市區的市容是一直不允許破壞的，總維持七、八層的高度。我所要談的不是這座大厦，而是旁邊不遠有一座出版物的超級市場，整座大樓比我們的百貨公司還大，中央系統空調設備，好幾部閃亮的電動扶梯上下，最現代化的裝潢，三層樓中盡是開架式的書籍、唱片；大人的、小孩的、古典的、現代的、專門的、通俗的。那眞是一個美麗的大海，我眞願沉溺在這個海洋，永遠也不要到岸上來。這兒是採取自助式的購物法，有白色透明大型手提袋，自己選書，選唱片，到出口處付賬，每個櫃枱都大擺長龍，可見人們是多麼愛書，又多麼愛來這兒買書，因爲它除了種種的優點以外，還一律比市價便宜百分之二十，這家商店叫服那克（Fnac），它還有音響與體育用品的連鎖商店，街上常見到人們提着它的手提袋，可見它與一般民衆的關係是多麼深切了。

巴黎是個有文化、有深度的古城，絕不是我們一般人以爲的花花世界而已，我眞希望臺北在現代化的過程中，同時也注意市民心靈的美化，人人都做愛書的人，緊緊擁抱人們智慧的結晶。

這次再度到法國十個月的小住，眞給我留下了許多美麗的回憶與再度激起我對知識的狂熱追求。